

## 母亲的煨罐汤

□文/疏泽民

小时候家里穷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因为缺少营养，发育不良，我面黄肌瘦，直到专科毕业仍是一副“魔鬼”身材。母亲总觉得亏欠我什么，心里很是不安。

那年初夏，我回老家帮母亲割麦。母亲端详着我，心疼地自责，说是小时候没把我调养好，到现在还是那么面黄肌瘦，连个女朋友也没谈到。我笑着说，瘦好啊，人家女孩子就喜欢苗条，都在减肥呢。母亲叹了口气，拿起镰刀，默默下地。

晚上，母亲变戏法似地从灶膛里掏出一只黝黑的瓦罐，揭开瓦盖，顿时飘出诱人的清香。母亲说，家里的老母鸡最近不下蛋，我把它杀了。从小到大，你还没有吃过一次囫囵鸡呢，这只鸡，是专门煨给你的。

我颇感意外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母鸡是家里换盐换酱油的“储蓄银行”，若是没有贵客光临，是断然不能宰杀的，即使杀了，也是一家人吃上好几天。现在，母亲怎么会将这只整鸡，专门煨给我呢？我说，都吃吧，我一个人吃不下。母亲说，我前天吃过了，也是一只整鸡，老不下蛋——这只是专门给你的。我坚持要和母亲一起吃。母亲板着脸说，你要是不吃，我就把瓦罐砸了，谁也别吃！见母亲发火，加上肚子抵不住诱惑咕咕地乱叫，我只好接过母亲盛来的一搪瓷缸香喷喷的煨鸡，大快朵颐。母亲在一旁默默看着我，面

露喜色。

那是我第一次吃下一只囫囵鸡，吃得满嘴流油，吃得热汗淋漓。

春节回到故乡。与父亲闲聊，得知我吃下肚的那只老母鸡，是被母亲视若心肝宝贝的芦花鸡，产蛋量很高，而母亲自己，根本就没有动过筷。我听了，很是自责：母亲善意的谎言，我怎么就轻信了呢？当即暗暗发誓：无论是鸡是鸭，将来一定要让母亲吃个够。

一晃三十年过去，母亲已经八十有六，牙齿差不多落光了。上个月母亲过生日，饭桌上，我挑最嫩的鸡腿肉，剔去骨头，端给母亲。母亲摇摇头说，牙不行，吃不动了。我心中一怔：我还没有给您煨过整鸡呢，您怎么忽然就吃不动了呢？

我能推测，不在母亲身边的这些年，母亲肯定没吃过整鸡。农家孩子靠自己的双手从农村打拼进城市，想活得体面一点，其实并不轻松。母亲理解并支持我们，省吃俭用，以减轻子女们的负担，又哪里舍得吃鸡呢？

然而，工作的艰辛，生活的压力，并不是忽略亲人的理由。在那极度艰苦的岁月，母亲用爱编织了美丽的谎言，而我，可曾用“我吃过了”回馈给母亲？

一夜无眠，我想起了那只黝黑的瓦罐，它像一部老电影，在我眼前循环放映……

## 悔而自责

□文/黄全国

“国，身上可有2块钱？”

“做什么事？”

“二妹生了孩子，她叫我去……”

“不用给，你都八十多岁了！”我断然拒绝。奶奶很是失落地转身出去了。她是小脚，背有点驼，走得很慢。

当时，我已经二十多岁，工作几年了，工资五六十了，拿2块钱给奶奶很是简单的事，可是我当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想，奶奶去看妹妹的孩子不需要摸钱。时间不是很长，奶奶就去世了，享年87岁。

奶奶去世后，对没给奶奶2块钱一事，渐渐而加深地追悔起来：我为什么这么吝啬呢？我为什么这么肤浅呢？我为什么这么糊涂呢？小时候，奶奶对我特别好。在那个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，奶奶带我到村东头讨桃子吃，到村西头要枣子吃；摇小鼓的来了，奶奶用鸡肫皮牙膏皮兑宝塔糖给我吃；妈妈到田地干活去了，奶奶悄悄炒北瓜子给我吃，蒸鸡蛋给我吃；放学回家，常常吃

到饭胚子（煮稀饭时，水开了，捞一些米粒到碗里，再简单蒸一下）。

记得一次，下午放学回来，奶奶立即喊我去厨房。我去了，她将半碗油炒饭端给我，说，快吃，就扒在锅台上吃，莫让人看到了。那饭，黄亮亮，油闪闪，十分的香喷，就在我准备划到嘴时，二妹三妹不知从哪冒出来了，她们出现在厨房门口，直勾勾地望着我。奶奶脸一虎，说，怎么回来了？出去做事去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她们只得怏怏而去。

可以说，奶奶把她全部的爱都放在“长孙子”身上，可是我对她没有一点回报和付出。关键是我已经有这个能力了，我为什么不能给2块钱？就是多给一点也是可以的呀？我没有做到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此事一直隐痛着我，不得让我心灵安宁。

这里，我想对世人说的是，老人在日时，要尽力尽心去孝，尽量满足老人的要求，免得留下遗憾、追悔和自责。

## 小餐馆的赠品

□文/唐效英



一片口香糖、几块糖果……很多日本料理店在顾客结账时，都会送上一份小纪念品，让客人感受贴心的服务。这方面做得不错的是东京下北泽一家名叫“达烤门”的日式什锦烧烤店。在“达烤门”的收银台上，长期摆着一个小盒子，盒里放着很多精致的小铃铛，喜欢的客人可以随便拿。

这种铃铛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作“幸福铃铛”。“幸福铃铛”在这家店已经存在了17年，它是从中国义乌批发过去的，现在它早就已经成为了这家店的招牌象征。最初，“达烤门”的创办人美田幸子只是向女性顾客和孩子们赠送这样的小纪念品，但是后来男士们也喜欢，就改成了“只要喜欢，每个客人都可以带走一个”。有的客人拿去小铃铛以后，就一直精心收藏着它，有些人在好几年过后还专程赶来更换新铃铛。

起初美田幸子只是叫它“小铃铛”，后来店员们给它起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，叫作“幸福铃铛”。“幸福铃铛”呈独特的四角形，很多客人都对这个“稀罕”的小物件爱不释手，初次来的客人几乎都忍不住要拿一个，结果就是这家仅有15张烧烤桌的小餐馆，每个月准备的铃铛竟然多达3000个，可见人气之旺。带走铃铛的客人中，有的后来果然交上了好运，于是特地跑来致谢，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餐厅与顾客之间的联系。

眼下，“达烤门”已经传到了美田幸子的女儿美田百惠的手上。对于“幸福铃铛”，她不仅没有打算撤换，反而还打算做得更精致一点，更有宣传效应一些。她的更新版的“幸福铃铛”也已经到货，不仅材质更好了，而且上面还有祝福语以及“达烤门”的店名和店址。美田百惠对这款更新版的“幸福铃铛”很有信心。“它会让我把‘达烤门’经营得更好！”美田百惠说。



**警惕：不要成为它的奴隶！**

低头族，是指如今无论何时何地，个个都作“低头看屏幕”状，上网、玩游戏、看视频，想通过盯住屏幕的方式，把零碎的时间填满的人。他们低着头是一种共同的特征，他们的视线和智能手机，相互交感直至难分难解。

